

目 次

则 名	页 数	则 名	页 数
无武力不足以自保	1	先见之明	1
兵器乎?神精乎?	1	超乎一般原因的原因	2
工业与战争	2	「神的兵法」如此	2
呜呼日本的「放射作战」	3	第二个「宋襄之仁」	3
不可制造「新的敌人」	3	未闻打仗不要兵法	3
今不如古	4	薛福成的书呆气	4
原子弹杂感	4	不可好战，亦不可忘战	6
要从「道」字着手	6	「打」与「写」	6
名将寥若晨星	7	竟有不顾「脑饥」的人	7
「民主军人」	8	建立「救人」兵学思想	8
一个外交战原则	8	古代兵法上的心理战论	9
沙与竹木在古代战争上	9	姜太公是一个科学的参谋长	10
名将范蠡沼吴之后	10	吴子论选将	11
将帅的类型	12	军官与兵学	13
普及孙子	14	孙子与原子	15
关于研究兵学的一个辩论	15	罗斯幅他是一个战略家	17
艾帅的用兵特点	17	伟哉中国的兵学	18
「将不厌新」	19	主义思想与战争	20
外交与兵法	20	游击战游击战术	21
麦帅与孙子	22	孙子与反攻大陆	22
好一把衡天尺	22	优秀的战略家	23
西线的凡尔登——金门	25	从克氏「战争论」论韩战	26
史达林的阴性进攻	27	雾与水	27
海空权漫谈	28	如此英国	28
新战国时代	29	世界军事的盛衰	29
关于三次世界大战	29	现代战争与火攻	30
原子弹的两重性格	31	原子空权时代	31
从新武器看未来战	32	保台与反攻战法	32
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	33		

第四辑

无武力不足以自保

现阶段的世界还未进化到不要武装，不要武力的和平时代。

无武装的国家，必为敌人长驱直入。

无武装的国家必是亡了国的国家，正如日人于战败后聊以自慰地鼓吹其建立什么「无武装的和平国家」。

所以一国欲独立自保，必须改进自己的军备，加强自己的武力，美国如是，英国如是，法国亦如是。

我国今日以一个军备落后的国家，竟有人说不必扩充军备，不必致力于国防建设，他认为：以一个贫弱的国家，纵如何扩充，如何建设，亦赶不上人家，还是提倡和平为救国唯一的途径。

固然我们今日欲从事于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军备扩充是不容易的，一下子当然赶不上人家。但在此世界充满着火药气味之时，而国际战争又未消弭之前，我们绝不能空口谈和平，须知不设防的国家唯有招致战争，绝不会白得和平。

事在人为，只要我们肯努力，总有赶上人家的一天。

先见之明

「脆弱乃到达战争的捷径」，这是美前陆长柏德逊发表的名言。所以古今的弱国都是成为被侵略者。又说：「吾人宁可为应付祸患豫作准备，并让世人知悉吾人有准备，而毋冒另一次珍珠港遭袭之危险。」所以他和当时海长福来斯特氏均主张：「美国必须有强大之海陆空军。」福氏亦谓言：「在每次战争之后，美国恒显示裁削军备及省防务之倾向，此种趋势，竟超出世界局势之现实观点之外。」可是美国的当局们竟忽略了柏福两氏的忠言，致有韩战发生，整个世界陷于机惶惶不安，真可浩叹！

兵器乎？精神乎？

在机械战争的今日，有人更相信英国军队装甲化理论家富勒氏这一个格言：「胜利的秘密，百分之九十九在兵器。」又说：「过去参谋只注意军事哲学，未来的参谋则着重研究军事机械。」但在科学与产业落后的东方国家，尤其在革命的战

争中，则要确认精神重于物质。孙中山先生说得好：「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为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

本此而论，我们今后对于外国军事学说应知所去取，不宜盲目抄袭了。

超乎一般原因的原因

隔了四年的太平洋大战争，最后由两颗原子弹便促成了日本提前投降，宣告战争的结束，这是大家当初所预料不到的。于此使我想起兵学大师克劳塞维慈的名言：「战争的终局，未必以一般原因决定，突如其来的事件，谁亦不能知其中含着特别的原因，亦有完全不成话的许多精神上的原因，尤以有时似乎历更上逸话的锁细事变与偶然，对于战局的解决，往往予以决定的影响。」（见拙译「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又可作为例证的，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许多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如果某一位德国官员没有吃饱顿好早餐，他不会有好心情，而列宁也就永远不会获准在一列密闭的火车中进入俄境，俄国革命便不致发生。拿破仑如果不在德累斯登之战后吃了颗桃子因而得胃疼病，他一能就不致失掉帝国。胃疼使他在来比锡之战，不能适时采取避免战败的行动。」

工业与战争

没有工业不能建军，工业不如人，亦不能制胜。过去日本的战败，并不是败于精神力量。日本前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说：「日本发动此次战争，与余本愿相反。盖余深知美工业及生产能力之庞大，但袭击之事由东京方面决定者。美工业技巧及技术上进步，为促使日本溃败之最大原因。」野村虽有先见之明，但日本军阀因昧于知己知彼，致有此败。今后谋国者，你应认识工业与技术战争上的重要性吧！

「神的兵法」如此

最近在友人处偶读到日本战力战学会所出版「总力战」一书的「神的兵法」一章，心中不禁又想起日本过去之败是吃了信「神」的亏。

该章说：「日本的兵法是神的兵法，中国的兵法是卜筮的兵法。」又说：「西洋的战法，以数为战法之本，数多者胜。日本则以神的心为兵法的基础。西洋的战法是科学的，人数多，器械物质优者胜。」再说：「从人类的小智慧想出来的不是兵法，用神的智慧造成的才是兵法。」其中对西洋的批评倒是不错，但说我国的兵法全是用龟甲蓍草来占卜的，那未免太皮相了。

但日本的军阀们在过去战争中，玩用那「神的兵法」，其结果怎样呢？可怜地是被美国「科学的兵法」，「科学的武器」打得粉碎了。战败的日人们，你们今后千万勿上「神」的当吧！

呜呼日本的「放射作战」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时，也是她的红运登峰造极之日，当时日人对于这一次战争是多么的跨大和渲染呢！例如伊藤政之助在其「战略与战术」一书描写说：「大东亚之战，正如太阳之光的放射，不问南方或东西南北都是一样的射出。日本的放射作战，今后究竟向那一方向放射呢？不待说是光被四海的。」又说：「大东亚作战是大远征，是陆海空三面协同的大远征。肇国之初的武经两神远征精神的延长，是神武御东征精神的发展，是丰太阁的世界统一方策的实行。总之是『八纮一字』的大理想的实现，是神业。」这真是描写得痛快淋漓。但纸老虎终抵不住美军的反攻及原子弹的威力，只得由大远征变为大投降，由神业变为鬼业，呜呼日人！

第二个「宋襄之仁」

曾任美国商务部长，近因主张改变外交方针被迫辞职的华莱士氏致函杜鲁门总统说：「以原子弹向苏联进攻，这种计划不但不道德，而且亦愚笨。」于此我试问：倘若苏联以原子弹进攻美国或中国，是不是不道德而且亦愚笨？

不战则已，战则难免使用原子弹，主张自己不使用原子弹，而让人家使用原子弹，这种博爱之心，在军事上，正如我国春秋时代的「宋襄之仁」，华莱士氏真是愚笨！

不可制造「新的敌人」

兵学大师克劳塞维慈说：「为使我的政治情势有利，就要勿因战胜而产生新的敌人，并要于最初澈底打倒敌人」。美英在第二次大战中，总算澈底打倒敌人——德日意，但却产生了一个「新的敌人」——苏俄，你看，美英最近在苏俄的问题上算多么陷于棘手！

造成今日世界混乱的情势，也许因为罗斯福、邱吉尔诸人当日没有熟读克氏的「战争论」吧。

未闻打仗不要兵法

科学上的发明，虽使新武器代替了旧武器，战争的形态起了划期的变化，但直至今日，尚未闻科学的发明足以代替兵法，打仗不要兵法的话。

光靠兵器与技术就可以打胜仗吗？不，依然还要运用兵法。

我们的兵器与技术既不如人，我们在兵法上就应力争上游。

今不如古

「中国古人真有兵学的创造天才！」

据近人的考证，历代兵书共有一千三百零四部，都六千八百三十一卷，从这个统计上，可见中国在十九世纪之前，其兵书之多，实占全世界第一位。泊乎十九世纪火器输入以来，我国的兵书比诸列强，不独著作少，即翻译亦寥寥无几，于此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古兵学我胜人，新兵学人胜我。」

薛福成的书呆气

清代以通晓西洋文明的薛福成氏所撰那篇兵器论文——「枪炮说」，在今日读之，真要叫人笑脱牙齿，他说：「凡物生长各有止境，人之长七八尺而止，象犀马驼之巨，逾丈而止，千年木为古木，高数寻而止。西国枪炮殆已止于极至之境，未由更精之时也，何以言之？今日至精至利之枪炮，如欲再加其猛，必有转移重滞之病，有不能多开之病，如欲再加其速，必有子药骤竭之病；如欲再加其准，必有道掉之病，有应机迟钝之病；欲再加其远，必有目力不及之病，有力坠下之病……此余所以决今之猛速准远为不能不止之境也。」按薛福成留欧多年，其科学修养这样的浅薄，真不知他在外国务些什么！自彼逝世后，枪炮固日益精巧，其猛速准远，回非当日可比，且有飞机、坦克、飞弹、雷达、原子弹等新发明，薛氏有知，当必深悔失言了。

原子弹杂感

原子能可以造福人类，亦可以为祸人类。

人类发明了原子能，人类应用理智来控制原子能。

人类的兽性不应表现于原子能上，否则，只有毁灭——整个世界的毁灭。

X

X

X

X

从前秦始皇把全国的兵器铸成金人，依然杜绝不了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

同样，现在想要专用原子弹来永远制止世界的战争，维持世界的和平，也是走不通的。所以美国原子科学家康普顿氏也只能作这样一个推断说：由美国掌握原子弹，足以保持世界和平十年至二十年。

欲永远制止世界的战争，维持世界的和平，还得从阶级平等，民族平等上去努力。换言之，非把世界现存那不合理的政治经济诸制度给它来个澈底的改革不可。

X X X X

原子弹在将来的战争上，也许不投于敌国的首都，否则一下子把那一群要人们炸毙，于是群龙无首，乱七八糟，到了这个田地，试问谁能代表投降，又谁能收拾此混乱的局面？

美国过去不把原子弹投于东京，而先投于广岛长崎，可见矣。
不过还要看原子弹操于何人之手。

X X X X

比基尼原子弹的实验，并未减低原子弹的声价。
原子弹的威力是适宜表现于地面之「点」的都市上，如过去之广岛长崎。
史达林说：「原子弹不能决定战争」。且看情形而定。
尼赫鲁说：「亚洲民族运动之热情，纵以原子弹亦不能镇压之。」这是一种壮语。

X X X X

过去打败日本，是军事家麦克阿瑟、金氏、尼米兹、安诺德等的功劳，也是科学家的功劳。但世人都是鼓掌称赞军事家，却很少提到科学家的功劳，歌颂科学家的伟大。

没有科学家设计不出雷达、超空堡垒、新型母舰，更发明不出威力无此的原子弹。

所以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归功于军事家，更应归功于科学家，尤其是原子科学家奥本海麦博士、勃施博士、劳伦斯博士、欧莱博士、阜明博士、波尔博士、梅特纳博士、邓宁博士。

X X X X

「黄河清，则圣人出。」试就我国据有的资源及现有的科学基础来看，欲制造原子弹，恐怕还要等待黄河之清吧！

不过却有人在幻想着：正同过去抗战一样，将来人家会把原子弹租借给我们。

X X X X

中国虽没有原子弹，却有此原子弹更伟大的孙子，也就是说，使用原子弹，应根据孙子的铁的原则。

原子弹所发生的威力，正是孙子所说的「火攻」。过去广岛长崎就是毁灭于原子弹的火力之下。

拥有原子弹者，不可轻于一用，即如孙子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尤应奉孙子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圭臬。

能「打」的人未必能「写」，能「写」的人未必能「打」。

能「打」而不能「写」的人，向被目为「老粗」，能「写」而不能「打」的人，向被讥为「书呆子」与「纸上谈兵」。

不过有能「打」的人，却没有「打」的机会，便倖于「时」与「命」。

也有能「打」又能「写」的人，却弄得没有时间来「写」；倘若他「打」过之后再「写」，必有精彩的内容。

能「打」是「立功」，能「写」是「立言」。我希望大中华民国的将校们，都具有这种条件与抱负。

名将寥若晨星

中国现代的名将真是寥若晨星，有的在北伐时期，打得很好，一到对外抗战，便被人家打垮了；有的在抗战初期打得很有名，后来竟给人家打得丑态百出；有的在抗战时期打得还不错，但在此次戡乱中却弄得一团糟。

此外，有些军人，曾立了大功，成了大名，一转入仕途，当起所谓「封疆大吏」，因政治非其所长，用不得其人，便搅得乌烟瘴气，于是当日「名将」的声誉，也随之失落千丈，不待说，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国家的人材不易培养，将材尤难得。今后我政府应知所培植将材，尤应爱惜名将，使其保全令誉，以为后辈之楷模，树立建军的基础。

竟有不顾「脑饥」的人

一天有一位爱好兵学的将军和我闲谈，他告诉我说：「有些军人批评：著作是等于开药铺，他们不愿开药铺，只愿做医生。」这妙极了，弄得大家大笑一阵。接着又说：「有些军人们，你和他谈兵学，他却说你不懂他的需要。可是他需要什么？原来是官与钱，所以大家便话不投机。像这种现象，你说提倡兵学有什么结果呢？」

停了一会，他又说，这是很幽秘的，有一次一个部下请他吃饭，非常客气，满席都是大盘鱼肉，他不禁触景生情说：「你们只顾胃饥，不顾脑饥。」全席为之哄然。原来他那位部下平时是很少读书的。

「你只顾衣空，不顾脑空。」原来他有一个部下一天要向他借钱去制新衣，使他又发了这一个妙论。

「民主军人」

「民主军人」不是为民之主，乃以民为主，要爱民，要保民。

「民主军人」以人民的敌人，为敌人，残民者诛之，殃民者灭之，为人民而战，为人民而牺牲。

「民主军人」是人民的武力，不是私人的工具，以至某一派系的政争工具。

「民主军人」不是封建时代的军人，割据地盘者不是民主军人，争权夺利者不是民主军人。

「民主军人」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一国欲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养成每一个军人都成为民主军人，以政治军，不是以军统政。

「民主军人」不是自由行动的军人，在军中不是用投票来选择官长的，也不是开会来表决命令的，依然要有绝对服从的精神，更要有自动守法的精神。

建立「救人」的兵学思想

欧美的兵学思想自克劳塞维慈以来已走入歧途了。即他们全以「澈底歼灭」的杀人主义为本，所以到了工业发达之后，便竞相致力于武器的发明，尤其到原子弹发明之后，杀人的技术与威力愈巧妙而猛烈，一举便可杀人数十万，像这种「杀人」的兵学思想，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恐怕整个世界都要毁灭，全体人类都要死亡了。

在今日，我们为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非把「救人」的兵学思想建立起来不可。

我国向来的兵学思想，都可以说是以「救人」为本的，像孔孟所倡导的「仁师义战」；老子所倡导的「慈以战则胜」；孙子所倡导的「全国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吴子所倡导的「绥之以道」，「五战者祸」；又司马法所倡导的「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种崇高的学说，实值得我们今日再来倡导，澄清目下世界上正在鼓吹着的以「杀人为本」，「杀得愈多，其功愈高，名愈大」的兵学界的思想，尤其军人们的思想！

我们主张原子弹应运用以「止战」，「救人」。我们应大声疾呼，建立以「仁义为经，以和平为纬」的救人的兵学思想。

一个外交战原则

在古代兵法上，我们每可发现外交战的原则，如同司马法说：「王伯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财力说诸侯，以谋人维诸侯，以兵革服诸侯。」试以今日的美国来说，你看她的土地（资源）如何丰富，政令如何有力（如运用自由宪章及其他外交方式使各民主国家相安无事），礼信如何遵守（如各种协约），财富金元如何雄厚（如贷款各国），谋人如何高明（如派往各国大使特使），兵革如何犀利（如原子弹、飞弹、超空堡垒等），具有此六条件，故能成为各国盟主，握世界的牛耳。

外交战在古代战争中已不可分，何况今日！今日的战略家，更须兼懂外交战。

古代兵法上的心理战论

我国古代原无心理战专书，只是把它列入兵法书中，并视为用兵的最高原则而已。所以谈到心理战，在世界上应以中国为起源，其原理原则，像黑夜里的明珠，闪闪发光。最近我认为要研究心理战，非从我国古兵法去发掘不可，便把七书翻阅一遍，发现孙子关于心理战的原理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主张以不经流血的心理战而屈服敌人最为上策，例如徐晃约矢射书，韩范恐惧出降；王猛遗书入燕，慕容举城以降。又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这是主张攻心的，因为夺了敌军的气，又夺了敌将的心，则敌没有不败的，不过却要讲求各种宣传手段。又说：「古之所谓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不待说，为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施行心理战。以上孙子的话，言外都是说为将者不可不懂心理战的。可是今日的将校却以为心理战仅属于军中政治工作人员的事，这也许对于兵法过于荒疏吧！吴子说：「善行间谍……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这是主张使用间谍施行心理战的。又说：「因怒兴师曰刚，刚必以辞服。」言词即心理战的一种手段。司马法上说：「乘其懈」，又说「击其大惧」。敌懈敌惧均可运用心理战造成之。李卫公问对一书更明显地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这是说施行心理战，必须知彼，即必须搜集情报以为根据的。三略说：「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说是主张用道为心理战的武器，以降服敌人的心志。心理战在古代兵法上，其重要如此。

沙与竹木在古代战争上

作战是利用到一草一木以至任何一物质的。近读清代兵学家魏禧着「兵迹」一书，有说：「韩信决潍，囊沙壅水，李元方塞浑，亦囊沙壅水；曹操以水溉沙，结为冰城；檀道济唱筹量沙，胡彬扬沙为米。」于此可见古之名将对沙「运用之妙」。该书又有列举古之将军对于竹的利用说：「狼兵以竹为葦；曹操以竹为盾；徐达以竹为笆；承木屋破士诚，则以竹战；邓训以竹为葦置葦船，掩迷塘；沉

希仪以竹编筏为谿，疑荔蒲贼，则以竹行计也。而尤奇者，刘锜斫金营，折竹为器，如市井小儿戏者，吹为聚散，乘夜劫之，忽东忽西，忽起忽伏，金人莫测也。」又有列举古之名将对于木的利用或木对战争所生的影响说：「符坚之败，望八公山，草木皆为晋兵；罗通守居庸，虏望烟云，皆若数万人状；石勒居武乡，北原山草木片有铁骑之象，是将能而草木皆兵也。徐盛植木衣苇为疑城假垵，韩褒以甲冑被南山，草木为营阵，是将能而草木皆壁垒也。刘繆剝木为将，贮炮藏火，策马入阵，则以木为人；诸葛亮作木牛流马，运米斜谷，则以木为牛马；岳飞流腐木乱草，碍杨大飞楫，举巨木撞坏其舟，则以木战斗；苟如姚兴束柏材，从汾上流纵之，以毁浮桥，魏因钩钩取为薪，此又制人而为人所利也。」魏氏此文，真可谓读烂中国历史了。今之为将者，亦当知所活用吧！

姜太公是一个科学的参谋长

历史上的伟大参谋长，他决不是不学无术的，也不是承奉拍马的，他必具有兵学家的知识，法学家的精明，尤其科学家的头脑。试看周代姜太公，他之所以成为历史上顶伟大的参谋长，除立有希世之功，着有「六韬」外，而其最难能可贵，足为后人法的，还是他具有一副科学的头脑。我们知道：三代正是中国所谓「古卜的军事」时代，在这个时代，他独能排除迷信，基于由人的科学头脑来决定军事行动，史书有一段关于此的记载说：「武王尊太公为师尚父……观兵于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国，皆曰纣可伐也。武王卜之，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武王欲还，太公力强之，遂前而克商。」这是太公的伟大，也是他成为今日参谋人员的楷模之所在。

名将范蠡沼吴之后

在抗战胜利的接收中，使我常常想起古代范蠡沼吴之后，他经商的资本问题来。

本来军人经商并不是他们的特长，范蠡既无祖宗的大宗遗产，又无点石成金的奇术，在越王勾践二十年的生聚教训之中，财政当然相当困难，且无外汇可套购，这时范将军纵极其措油的能事，亦措不到多少，难道他的经商是白手的吗？是靠信用的吗？军人经商用原来那些副官军需去打理，资本少些，都不够他们措油，还谈得到致富？更不够范将军的开收（大吃大用），那里能够成为一个空前的富商？所以范将军的弃官经商，一定是在沼吴之后，发了一大笔接收（劫收）财去做资本的。俗语说：「人无横财不富」，所以他后来能够成为一个空前的富商，不待说由于在吴发了接收的横财，再用到商业上的。

朋友，你说灭了人家一个国家，真不知要接收到多少东西。何况当时吴国的首都在今日富庶的苏州，又在灭楚入郢威震齐晋之后，宫中不知储存着多少金钱玉帛，仓库里不知堆集着多少物资。

范将军为春秋时代一个名将，据传：他曾著有兵书，但已失传。但名将不见得不好色和不爱财。当时范将军不特接收了吴国许多金钱和物资，而且接收了吴王的太太西施，双双「泛舟五湖」（即今日太湖）去享尽人间乐趣。范将军真是财色兼收！

原来越王勾践二十年的生聚教训及其他诸军事，均由范将军一手包办。攻吴时，越王派他充任全军总指挥，于是他统率着由他一手练成的雄兵，跟着越王去攻吴，吴王虽发兵抵抗，毕竟以范将军的指挥得宜，把吴军打得落花流水，越王遂拘禁吴王夫差于姑苏山上，夫差乃派了一个代表叫做公孙雄，去求救越王，并进行和平谈判，越王想起当年会稽之役，吴王宽大之恩，本拟答应吴王的请求，但范将军却坚决反对说：「天与弗取，反受其害。」并鸣鼓进兵，警告吴王代表，要他立刻滚蛋说：「王已属政于执事，使者不去，且得罪。」在这种情形之下，夫差只得自杀了。夫差自杀之后，范将军便竟全功，正式进行接收了。但这个发财机会，范将军是不肯轻轻放过的，他当然派他的亲信副官军需们去接收：一面封了仓库前门，另一面从后门去搬得干干净净。跟着又封了吴国的车辆船只，为避人耳目，便通通把那物资搬到太湖上，并在太湖各港口开店拍卖。所以今日商店的门联仍有写着说：「五湖遗迹陶公业」，或许指此。

但范将军当时并未立即弃官跟那批物资一同走的，他系凯归越国，受了人们一番热烈欢迎之后，才弃官到太湖去。在太湖上抱着西施到处逛游，等到那大批物资拍卖了，但这时人言已啧啧了，为求明哲保身计，又知越王为猜忌之主，然而「鸿飞冥冥，弋者何慕？」便带着大宗款子，乘舟泛海到齐国去，改名「鸱夷子皮」，运用兵法的道理，办起实业来，正如史载：「耕于海畔，致产数千万。」我想他开这个农场，一定投了不少资本，规模是很大的，不然，那里赚得这么多的钱？尤其齐国海畔富有渔盐之利，他一定兼做盐生意的，不然，又那里赚得这么多的钱呢？

其实，范将军于接收吴国之后，是非走不可了，因为越王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倘若不走话，越王的左右眼红他接收吴国的财富都给他个人发了，天天在越王的旁边说他的闲话，则长颈鸟的越王一定把他杀掉的。所以他仍愿牺牲「上将军」的爵位，独带了自己的亲信做生意去了。

好聪明，范将军！范将军的「退役转业」是成功了。范将军其今日民主国家军人的楷模欤！

吴子论选将

兵学地位仅亚于孙武的吴起，他着的吴子兵法真是不朽之作。普怀隐兄过去在本刊发表的「吴起兵法新论」，曾给予现代兵坛很大的刺激。吴起是一个名将，立过数十回的战功，但不可忘记他也是一个名相。这一部书虽有人怀疑是杜撰的，

却不可忽略它是从百战的经验与高深的智慧提炼出来的兵经，在戡乱的今天读起来，更令人佩服它的伟大。

这一部兵书共分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而论将一篇尤足供我们今日戡乱军事的参考，而成为本文的课题。

第一、吴子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这是说选将应以文武兼全为标准的，可是在今日戡乱战争中有几个将领是「总文武」的呢？

第二、吴子说：「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这是说选将者不可以勇为主的，所以在戡乱之初，一般将领仅凭个人的勇气意志，并恃其装备的优越而轻于进兵，以致被共军「以大吃小」者不知凡几。

第三、吴子说：「故将之所慎者：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家，破敌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这是说为将者应懂得统御——治众如治寡，警备——出门如见敌，决死——临敌不怀生，敬慎——虽克如始战，简约——法令省好而不烦。如出师选将，必须选择具有此种条件的将材方能胜任。可是在今日戡乱战争中，有多少将领具有此种条件呢？说起来真是痛心，过去竟有被俘投降者，所谓「临敌不怀生，受命而不辞家，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竟置诸脑后乎？所以今后欲求剿共战争的胜利，非慎于选将不可。

吴子又说：「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所谓气机——这是说为将者应懂得士气的运用；地机——地利的运用，事机——间谍战，心理战的运用；力机——战鬪力的运用。可是在今日戡乱战争中，有多少懂得这样运用的良将，尤其有多少能够「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的良将？

将是一军的主宰，是战鬪力的精华，又是胜败之所系。固然良将不易得，但劣将、庸将、败将则不可用。吴子这一篇至理名言，固为选将者所必读，即为将者亦所必读。剿共戡乱本此选将固必胜，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本此选将亦可不败。同样，为将者本此修养亦可于任何战争中完成任务。

将帅的类型

现代战争是国力的战争，战略与政略并重，为统帅者应依于有形的战力与无形的战力的发挥而使敌发生必败之念为主眼。所以战力的充实与将兵一致的行动——应成为将帅之分内事。

所以为将帅者要擅长战略，亦要具有政略的卓越识见。

自古以来，将帅可分为如下的两种类型：

（一）依业绩的分类：

1. 将相型：属于此型的人，即所谓：是军专家，也是政治家，是指导战略政略并发挥国力的将帅。
2. 儒将型：属于此型的人，是文质彬彬，声望素孚，精通儒学的将帅。
3. 战将型：属于此型的人，即百战百胜，立功疆场的武将。
4. 总督型：属于此型的人，是总揽军务，又胜任行政事务的将帅。
5. 技术型：属于此型的人，即致力于兵器的改良，火药的研究，新武器的发明而著有成绩的将军。

（二）依统帅方法的分类：

1. 德望型：属于此型的人，道德崇隆，品格高尚，众望所归，不令而行的将帅。这一类型的将帅，且往往成为当时人人崇拜的伟人。
2. 权威型：属于此型的人，是纪律严明，以威势统御部下的武将，即发挥统帅威力的武将，历史上著名的武将，多属于此型。

以上各类型的将帅，在古今将帅群中，我们可以举例证明：如伊尹、周公、管仲、孔明等属于将相型。如吴起、韩信、李广、窦宪、薛仁贵、岳飞等属于战将型。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属于总督型，即今之司令长官或绥靖主任兼主省政而俱称职者亦是。如祭遵、杜预、张巡、范仲淹、王阳明等属于儒将型。如孔明之发明木牛流马，亦属于技术型；又如今之美国葛罗扶斯少将的主持制造原子弹即属于技术型。以上系就业绩分类举例。至于就统帅方法分类而举例，如孔明、郭子仪、曾国藩等属于德望型。属于权威型的如孙武、白起、周亚夫、李靖、李光弼等是。然而这种种类型的将帅，因由于先天的禀赋，亦由于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今日的军人们，将领们，你们欲成为历史的名将，你总应「入流」——归于一型吧！

我们不愿见那些愚将、劣将、暴将、败将的纷纷出现。

我们愿国家多出几个将相型、战将型、儒将型、德望型、权威型的名将！

军官与兵学

战争是进化的，兵学也是进化的，一个军人，尤其是一个军官不可不与兵书为友，结下不解之缘。

我们应从兵书上来培养我们的武德，我们应从兵书上来增进我们的智能。

虽说「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古兵法。」（汉将霍去病语）这仅是一种豪语而已。研究兵学依然成为古今名将的津梁，亦如今日欲当军官者必须进军校一样。

在我国历史上，像张良的运筹决胜，乃由于熟读太公兵法；韩信的百战百胜，乃由于精通孙子兵法；诸葛武侯的抗魏平蛮，乃由于学究天人，兵精八阵；杜元凯的平吴立功，乃由于博学多通，尤其有「左传癖」（左传为春秋时代之战史）；岳武穆的屡败金兵，还我河山，乃由于喜读左氏春秋与孙子兵法；狄汉臣的平定西夏，破侬智高亦由于感受范仲淹：「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之言，因而拆节读书，通晓秦汉以来兵法；虽说他们各有过人的天才，至于屠狗之流，目不识丁之辈在古代战争中尚可幸胜，博取封侯，但在今日就不成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说：「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真是不刊之论。

不过研究兵学，千万提防重蹈赵括徒读父书的覆辙，食古不化，固足僨事，离开现实，更为危险。古今的兵书，它不是供我们依样画葫芦的，乃要我们能够善为运用，正如岳武穆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可是古代战争其形态虽与今日不同，而基本原理原则依然不变，所以我们军官在今日除致力于本身业务有关的图书法令研究外，还要从古兵书上去摄取那不朽的原理原则，因为那些原理原则是历代名将用兵的经验，亦即血渊骨岳的结晶，依然可以运用于今日战场。至于武德方面，尤多可作为吾人的座右铭，像孙子所说的「智信仁勇严」，吴子所说「礼义耻」，司马法所说的「仁本」，六韬所说的「勇智仁信忠」，三略所说的「道德仁义礼」。

至于外国兵书像克劳塞维慈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福煦元帅的战争论，富勒将军的各种著作，艾森豪威尔的征欧回忆录，马歇尔的致陆军部二年报告书，及有关二、三次大战的新书，均为现代将校所必读。不过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战略战术亦因之而异，我们对于外国兵书所提供的一切理论与方法，必须经过选择消化之后方可应用于实际。

此外有一点要注意的，我们除作书本的研究外，还要检讨八年抗战的经验及最近戡乱的得失，以改进今后作战方法，增进战争艺术。

普及孙子

过去陆军大学招考特八期学员的国文试题是「孙子十三篇，首言计，终言闲，其故安在？试详言之。」可见陆大对孙子的重视。虽说陆大也曾讲授孙子，但因讲

授者未得其人，始终未能把孙子的奥妙全盘灌输于莘莘学子，使其反映于军事的实践上。

孙子兵法是我国兵学的经典，他是我国最古的国防论，至理名言，万古常新。过去军人研究它，文人亦研究它，就是现在以至将来的军人与文人亦要研究它。值兹外来的军事学说纷纷输入，令人无适从之时，每一军校以至每一普通大举（应实施文武合一教育）都应讲授它。其作用不祇在军事智识上足以奠定其基础，尤其在民族意识上足以加强其自信心与自尊心。

不过孙子是不易了解的，纯文人不会全面了解，纯武人也不会全面了解，尤其未与孙子的心灵相通者更不会真正了解。

因为孙子是军事的书，又是哲学的书，古文的书，综合政治、外交、经济、心理、物理、天文、地理各种学术的书，何况它的立论与精神又自成为一家。

孙子与原子

一天大家座谈第三次世界大战问题，有人提出：「在三次大战中怎样才能算打胜仗？」某专家答道：「可以孙子为体，以原子为用。」

「那么我们总算有资格和人家合作了，」大家哈哈笑了一阵。不过，孙子的哲理是最高深的，原子武器的威力是最猛烈的，使用原子武器确应根据孙子的哲理。我希望拥有原子武器的美国人多多读孙子，好好地把握此「二子」！

关于研究兵学的一个辩论

「文人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也来研究兵学，岂不是笑话吗？」这是在一天座谈中，S君发出的妙论。S君是进过军事学校，而且打过几年仗的军人。

当场有一个朋友给他反驳说：「军人可以主政，难道文人不可以研究兵学吗？」接着又说：「军人主政，难道他们个个都进过政治大学吗？有政治天才的人，像马歇尔将军并未在大学里的外交系毕业，却也当起特使和国务卿来。」

S君听了这番话，默不作声，心中似乎觉悟了，那一个朋友又发挥他的高论：「在我国历史上，文人不特研究兵学多成就（如孙子十家注多出于文人之手，又如洪辩百金方，草庐经略等书均为文人所著），还会带兵打仗，像管仲、张良、孔明、张巡、范仲淹、虞允文、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名将，那一个不是文人呢！」

「所以不论学什么，干什么都要有天才，肯用功，否则经过什么学校也是徒然的。」他跟着下了这样一个断语。

「但我并不是反对进学校，我是说有天才的人，肯用功的人，什么都可以研究，何况军事！八年的抗战，可以说是我们的战争大学，这是中华民国每一个国民都进过的，不过你能否有成就，是要看你的天才及用功如何！」他又说。

「国父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文人，却是一个文武兼全的大人物，他对孙子兵法，克劳塞维慈战争论及太平天国战争，拿破仑战争，南菲波亚战术及其他军事名著的研究，恐怕为今日号称军事家的人还望尘莫及。（详见拙作「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一书）即如二次大战中，美之罗斯福，他是一个文人，却成为一个战略家。」

S君静听至此，连口称是。那个朋友又说：「你须知道：在今日欲做一个军专家，不是光懂军事就可以的，因为今日战争是全体性战争，还要懂得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教育诸端，像文人他们就有这些特长。」

「你又应知道：今日战争是全民战争，不论男女老幼都要参加的，则所谓「人人参战」，像这样的战争，光靠少数进过军校的人所能支持吗？所以今后不特文人要知兵，即一般国民都要知兵。」

S君最后说：「文武合一，乃强国之道。我们且来提倡普及军训，普及兵学智识，使中国成为一个战鬪体，以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降临吧！」

「好的」那个朋友又补充说：「其实欲建设中国国防非使文人懂得兵学，武人懂得政治不可。尤其文人不知兵，倘若他参与国家政治，如当行政院长、部长、立法委员之类，那他的作为决不会配合军事的，例如主持军事的人要增加军费，扩充军备，他却反对说，财政困难，不应增加人民的负担，倒拿钱去修高楼大厦。又如国际战争已迫近眉睫，他还不晓得把他的措施由平时转为战时，尤不晓得平时应豫作战时的准备……像这样的文人主政是要误国的呢！」

同时，那个朋友又从书架上拿出「中西兵略指掌」一书，指出下段的话给S君看，该段原文是：「杜樊川云：『大儒在位未有不知兵者矣』。盖兵有兵法兵机兵谋，法者已往之良规，机者方来之朕兆，谋则因法与机而通变制胜者也。知法不知机，是谓胶柱，胶柱者败；知机不知谋，是谓无策，无策者亡。大儒在位，不忍疆场有败亡之衅，上为朝廷捍边阨圉，下为寰海奠生灵，其视天下何一非分内事！故平日纵横上下，洞若观火，早合文事武备，一以贯之，故一旦事机所乘，指挥若定，征之历代，如晋之杜预，南宋之范文正，明之王文成诸公，庶几有焉。樊川所言，信不诬也。」

以上是那个朋友和S君的辩论，毕竟是由对立趋于一致了。兹录如上，尚望关心此问题者多多参加意见。

罗斯福也是一个战略家

文人兼战略家，在我国历史上是常见的事，惟在外国则不易多见，但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次大战中却表现他自己是一个文人兼为一个战略家。美国名政论家李普曼氏对罗氏曾有这样一段论述：「在罗斯福繁复的性格中，他最大的才能就在外交和战略。可以说这是他的本能。他有本能，有直觉，有热烈的兴趣，还有别处得不到的学识，但在战争或和平的会议中，在地图室中，或者和军政长官谈话的时候，他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和海陆军大将，大使公使们或邱吉尔等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是门外汉，也不仅是平民或票友了，他是十足的总司令。他明了而且也准备接受最后的责任来指挥战争和对外的关系，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来应付邱吉尔和史达林。他们的会议把三强的力量合拢在一起，把三强的利益也汇合来。」（见李氏著「一年来的和平工作」一文）所以马歇尔将军在其致陆军部二年报告书中曾指出：罗氏常喜欢人家称他为总司令。

艾帅的用兵特点

二十世纪的辉煌将星是艾森豪威尔元帅，他具有卓绝的智慧和伟大的魄力，公余喜读书，平生对于战史尤感兴趣，幼时爱读恺撒与亚历山大将军的故事，后来曾专心研究克劳塞维慈的战争论及豪斯霍夫的地略学。所以他受着克豪两氏的影响很大。

大凡一个名将的成功必有其成功的特点，艾帅过去用兵的成功，亦即他在欧菲战场击败德意轴心国家的成功，根据我最近所得的一些资料，他的特点有如下三点：

一、重视士气艾帅过去在欧菲战场指挥着拥有最新装备的盟军作战，他对士气仍认为它是战胜唯一的最大因素，他说：「士气最易养成于战胜之时，但优良的将帅即使遭遇着长期的艰难挫折，亦能保持军中的士气。然当一时未能取得全面胜利之前，为将帅者，必须找一些小胜仗来打，以振作士气，惟无胜利的把握时则不可轻举妄动。」又说：「士气既是胜利的一个超越因素，因此摧毁敌人的士气就应成为每一个指挥官的经常目标。……突击战略在摧毁敌军的士气上，其重要性莫逾于此。」艾帅真可谓为一个「士气战」的军事家。此外艾帅于当年初到北菲指挥作战时，他在某次会议上会作了一个严厉的声明：「悲观与失败的氛围，我绝对不容许，那一个人在这两样中若有一样，我便即刻把他遣送回国。」他对于官兵的精神意志，其重视有如此。过去曾到过南京，他对美国军官的训话，曾赞许说：「我们发现我们的战士，在不利的环境下，仍能保持作战相同的士气，努力工作，这努力是我们对祖国应尽的职责。」不过我们要注意的，艾帅决不是一个精神主义者，空讲士气，不要物质的，实则他系以美国优越的物质力量为基础，加以振作士气，故能每战必胜。

二、大胆冒险艾帅用兵的第二个特点不是小心谨慎，而是大胆冒险，所以在欧菲两大战场作战，往往独自驾驶其指挥车，亲临前线视察或指挥，因此部下便给他以「火线将军」的浑号。这正与拿破仑举旗前进的精神先后辉映。他说：「当战况险恶之时，对于战术上的冒险，虽然应尽量减少，但指挥官在战场上认为已具有必胜的士气与物质的条件之时，则不应如此。在总攻势上，过于小心地企图为一个战术行动谋取稳当，是伟大战略收效之敌。此时必须冒险，其责任则由最高指挥官负担。」自然艾帅的主张冒险决不是暴虎冯河的冒险，用是透过科学与经验的脑筋，所以他在欧陆战场上每一次的冒险进攻均得到惊人的成功。当登陆诺曼第时，在那个黑夜里，正值风暴袭来，海潮汹涌，蒙哥马利及一般将领均主张延期登陆，但艾帅则不顾一切险阻，仍依照原定计划，而完成全军的登陆。又如莱茵天堑的突破，也是由艾帅独排众议，冒险进攻而成功的。

三、善于突击艾帅认为战胜之道，除有旺盛的士气，坚决勇敢的冒险之外，还要采取突击的行动——突击战法，他说：「突击战法的意义就是在敌人不加防备之点予以打击，在诺曼第登陆以前，我们会用强大的空军轰炸丹白（Dieppe）加莱（Calais）之间的目标，使德军误以为我从那方面登陆，于是敌人便把主力调开于我们所欲进侵的海岸很远，这些海岸是很强固的，有着凶恶狭窄的障碍物，水雷，铁丝网，还有在悬崖附近布成交叉火网，如果德军真的知道我们从这里登陆准备和我们顽抗的话，那我们永远也休想立足于海岸之上。」于此使我们想起孙子「用而示之不用」及「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原则，古今兵家真是所见略同。他又说：「突击战法是我军处于稳固的地位，而给予敌人主力的安全以严重的威胁……突击战法须先准备有一种力量，使用战术单位的力量，或较小的力量去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点。至于消耗最大，又使攻者的力量容易削弱的战役，即是对那坚韧训练有素的守军逐次争取战术上的胜利。因为在这个场合，敌人可以不断地调整他的部队，而当我供应发生严重问题时，敌人还可以转变原来的士气及物质力量的相对价值。但在突击战法上，敌人欲作这种变换的机会是被粉碎了。」这样的强调突击战法。

此外，艾帅又主张集中优势的力量以打击敌人，他说：「你在决定运用兵力的地方，需要优越的力量。」这也是和孙子、克劳塞维慈诸兵学大师的意见相同。他又强调「军事领袖应有创造的想像力」，这是归根到天才上去的。要之不管物质武器的力量如何发达，而将帅的天才却不可少。

伟哉中国的兵学

政府从大陆退守台湾，这是近代中国兵学又起一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所有旧日的典范令已先后修正，而倡导改革战术思想，统一战术思想的议论，亦风起云涌。我想趁此闹热，写一部「中国战史」，把中国历代战史分为三大时代——（一）车战时代，始于黄帝轩辕。（二）步骑战时代，自汉迄明。（三）火器使用时代，自明以降。每一时代择其重要战役分别论述并比较之，计需时两年，迄未着手。即在大陆已下笔的「中国兵学家传略」及拟将私藏之历代兵书三十种汇编出版，亦均未完成。中国兵学具有五千年的光荣历史，创始于黄帝轩辕，发扬于商汤、

伊尹、周武、姜尚，完成于春秋战国，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及左氏春秋（战史）诸名著均作于这个时代。春秋战国五百年，是中国长期战争时代，也是兵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自此以后，兵书问世源源不绝，亦各自有其特色，但主要的原理原则却越不出春秋战国诸名著的范围。自明迄清，以火器的输入及泰西兵术的影响，使中国兵学起一大变革，民国以来，一再变革，仍无止境，二次大战后，更日新月异。但春秋战国诸名著的原理原则，益见光芒四射，万古常新。我希望专家能一一译为外文，介绍于全世界。

「将不厌新」

「千虑策」是一部定国安邦的奇书，作者宋代吏部郎中杨诚斋先生。先生天资英伟，生于南宋偏安之日，意气慷慨，夙抱攘斥北虏，恢复中原之志，精通正心诚意之学，亦晓畅攻守制胜之方。全书都三十策，校刊者天章禅师评曰：「其言切实恳到，一一中时弊，可谓昏夜之一灯矣。」

这一部书，为木刻本，字体清秀，我于一九三六年得自扶桑，携之返国，东迁西徙，幸未遗失。近于乡居中，偶一披诵，令人不胜今昔之感。其中许多策略，仍可供我们今日反攻建国之参考，如有机会，愿付梨枣，以公同好。

在三十策中，有四策属于兵学方面，一策为「论将下」，其中反复说明「将不厌新」之旨，亦可作为我们今日保台反攻中选将的借镜。原文是：

臣闻今之议者曰：选将莫若宿将，用新进者，未足用也。臣窃以为不然，选将之与择相，相似而不同。是故相不厌旧，而将不厌新，择相不以旧，不足以厌天下之望，选将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材。盖天下之相，必道隆而注重，名节全而才略高，天下之人，晓然服其为相也，或既相而去，天下恨其有所不尽，而望其再有所尽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愿之，既相而天下悦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惟无相，相之而天下无异论。故曰：相不厌旧。至于将则不然，夫所谓宿将者，功业就矣，名位高矣，富贵极矣，腴用甲第，金玉宝货，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沉浸，泊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谋者将暗然，而勇果之气者将废然矣。天下无事，则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则不济，及其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乐，而任其所甚忧，取其甚爱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则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骄，焉往而不败！故曰：将不厌新。盖富人有作室者，有楹而未有栋，有栋而未有梁，则遍国中以求大木，三年而后得之于千里之外，盖千百年之松楮豫章也。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愚医焉，见其向之求木之意也，则献其百年所藏之天雄乌喙焉，曰：此可已病也。不如夫木者，不老则不坚，而药者，不新则不功，今岁之药，来岁已陈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乌喙，则与朽坏何择，而尚伐病之能哉！此将相新旧之辨也。李广之在汉，骁雄杰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广之心翹然以无人视天下，自以为汉将非我，则不可也。然卫青、霍去病崛起于戚里中，与单于角胜负，深入大幕，直捣龙庭，而广乃以失期无功死。开元之后，王忠嗣，哥舒翰威名边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为一日不可无忠嗣与翰也。及幽陵盗起，庙堂失措，忠嗣则不存，而使翰则又败，复两京

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仪，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当广之盛时，忠嗣与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岂知有卫霍李郭哉？然则宿将之与新进，未易以相轻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无自喜之心，而人之于富贵功名，孰无愿欲之志，自喜其才，则必求所以自试，此如善书者乐于为人书，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则无不为也。不因其自试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将，亦惑矣。故臣以为今日之取将，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沉雄者行阵之，尝有闻者武举之，有所蕴而不徒虚文者，士卒之有能用自异者，卑贱有挟持而不自达者，豪猾有过而其才可赎者，君相留意焉。不测而识之于稠人之中，无故而置之万众之上，庶几乎如高帝之得韩信者，又何患天下之无将也哉！

主义思想与战争

日本的有识者现在已体认到主义思想在战争上的重要性了。大陆问题研究所所长士居明夫中将最近发表「美苏战争预测」一书说：「下次战争从大局上看来，是全世界战争，是全球战争，其时不许有独尊的中立。又是全国国民战争，既无前线，亦无后方。是主义的鬭争，且世界观的鬭争，而带一种宗教战争的色彩。」又说：「下次战争，既是主义与世界观的战争，建设新文明的鬭争，将不致发生从前那样的无条件投降或由一方乞和等情形。」再说：「下次战争若是主义思想战争，物质的战争，长期的战争，则主义思想光明正大者，资源，生产力，科学技术优越者胜利。在综合此种战力的总体战上，能占优势者胜利。」倘若日人早个十年了解主义战，思想战足以左右战争的胜败，那么他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了。试问他当日的大东亚主义，法西斯主义，怎能战胜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欧美的民主主义。

同样，今日苏俄及其附庸所采取的奴役主义，极权主义，恐怖主义，侵略主义，亦必为我们民主国家一致所尊奉的——光明正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所战胜。

外交与兵法

李鸿章时代的外交形态不应重现于今日了。

今后自由中国的外交应争取主动，把握重心。

当前有三个外交据点，即我所谓外交的「三星地带」，值得我们重新检讨和加强。

一是釜山，一是东京，一是华盛顿。

韩国正反共抗俄，美国亦正反共抗俄，日本亦将正反共抗俄，所以我们今后的外交活动应看重这三个地带，加强我们外交的阵容，出动第一流外交家。

外交不是讲道义的，要以利害为前提，孙子说：「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我们应发挥这个原则的精神。但有些人以为我们今日无害可屈人家，又无利可趋人家，其实，这未免过于书呆，我们确是掌握着无穷的「利」与「害」。

外交不是徒讲交际的，办外交的人也不是止于握手、跳舞、喝鸡尾酒，要能利用时势，利用矛盾，制造时势，扩大矛盾。

不懂辩证法的人不善办外交，不懂兵法的人也不善办外交。

游击战游击战术

孙子是中国游击战术的创始者，他的兵法十三篇是一切兵法的总汇，其中亦蕴藏着很丰富的游击战术。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这里所谓奇，就是游击战术的最高原则。又说：「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又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又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这也是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至于以游击战起家的共产，其所惯用的「以大吃小」，「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术，并非共军的发明，实套自孙子，即前者套自孙子所说：「以众击寡」的原则，后者套自孙子所说：「以分合为变」的原则。

孙中山先生也是中国现代游击战的领袖，他在辛亥革命前，屡次发动革命战争以推翻满清，所采用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当时活跃于粤桂边区的「民军」，正今日所谓的游击队。孙中山先生于一九零七年命黄明堂适时攻占镇南关，又适时退出，这是一个典型的游击战。迄民十一，中山先生于「军人精神教育」的讲词中又主张采用游击战术，以与北方军阀交战，所指出游击战术的五种技能——命中，隐伏，耐劳，走路，吃粗，仍可作为今日游击战术的技能。今日活跃于大陆上的游击队确要具备有此五种技能。

大凡被统治者欲推翻统治者，往往以劣势兵力对优势兵力，以游击战始，以正规战（会战）终。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便是历史上顶有名的游击首领，推翻暴秦，首为其所发动。今日我们要打回大陆，推翻共产，亟应加强游击战，其方式除军事战外，还要进行宣传战，组织战，渗透战，间谍战，经济战的游击战——应是总体战化的游击战。

麦帅与孙子

孙子是主张速战速决的，他说：「兵闻速拙，未覩巧之久也。」又说：「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再说：「兵贵胜不贵久。」麦克阿瑟元帅此次被撤职，于回国后，在国会里所发表的讲词说：「一旦战争迫向我们，我们真没有别的抉择，只有运用一切合用的手段来作战而迅速使其结束。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胜利而不是拖延时日的犹豫。」可见古今兵家所见略同。其实孙子在美国早已有译本，像孙子这样震撼世界的名著，麦帅不会不读过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麦帅是受了孙子的影响。

孙子与反攻大陆

孙子真是博大精深。苏东坡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倘若以之喻孙子，那是最恰当不过了。所以孙子的原理原则，不祇可以运用于军事上，且可以运用于人类社会任何鬭争上。

孙子的原理原则已成为金科玉律，自古将帅能適切地把握它，没有不打胜仗，同样我们他日反攻大陆能把握它，当然也可以打胜仗——稍灭共产，光复全国。

不过谈到把握孙子，要从全面去努力，局部把握仍是不够，要能巧妙运用，不可如赵括徒读父书。现我因限于时间，未克作全面的检讨，只得把最近在战术上发现孙子有三个原则可供我们反攻制胜之用，分述如下，并就正高明。

一、夺气战术——孙子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亦即现今所谓心理作战。这一种作战，在现在就应对大陆上的共军实施。到了反攻时更应广泛的展开，以期造成共军的瓦解、起义和投降，而利于军事的推进，迅速获得胜利，不待说，这是一个最高的攻心战术。

二、镒铢战术——孙子说：「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镒铢为古代衡名，二十四铢为两，二十四两为镒）亦即现今所谓优势主义——兵数优势，火力优势。虽说我们现有的兵数比共军为少，但他日反攻，依于巧妙的运用，却可造成战术上的优势（局部优势），以期攻而必取，澈底击溃共军。

三、火攻战术——孙子说：「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火攻虽为残忍的战术，但以对那惨无人道共产，尤其所恃以自豪的人海战术，非使用新武器，施以最猛烈最恐怖的火攻，不足以慑其气，挫其锋，而制其死命。像最近联军在韩战中的制胜，把共军杀得片甲不留，就是出于使用新武器而造成那莫可抵御的火海。

好一把衡天尺

过去大陆上军事的失败，这是有识者早已「先知」了。

自徐蚌会战失败，傅作义投降之后，当时某军事家在南京，曾指着壁上的地图向座者讲解说：「共军由北而南，正如一块圆石由山顶向下滚，非到山脚不也。」跟着画龙点睛说：「恐怕共军还要打到雷州半岛呵！」

这一个物理的此喻，在今日看起来不无先见之明，其实这是他根据孙子兵势篇所说：「故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又，政府自大陆退守台湾之后，共军本应追踪渡海，施行最后攻势，贯澈「解放台湾」的毒计；却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反转攻为守，徒作沿海的布防，这时，那位军事家又指示人家说：「共军的攻势已到了极点，亦即他优势的丧失，你且瞧着台湾局势的好转吧！」果然由于共军攻势的被迫停止，韩战突然爆发，国际援助便源源而来了，第七舰队海空力量也来协防了。原来他是根据德国兵学大师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的攻势篇而发是言。

孙子与克氏的学理是一把衡天尺，你在战争上不论遭遇任何困难问题，只要把它来衡量一下，就可了若观火。

优秀的战略家

一个优秀的战略家，他应当是一个博学者，又是有经验和有天才者。

因为在战争上有许多问题非仅限于军事，有些还要从政治上，或外交上，或经济上，或社会上，或心理上去观察，或作综合的观察，故须博学。既博学，还要有经验，否则便会犯著幼稚病。既博学又有经验，还要有天才，具有超卓的天才，始能见人未见，知人未知。

一九四九年，政府由南京退守广州，旋以共军节节南犯，又迁重庆，满想重演抗战时期的历史，争取最后的胜利。当时却有一个战略家向当局力陈并作图说明重庆是四面被包围而无退路的「死地」，不宜迁往，结果竟如其言。

一九五零年——春夏之间，亦即美国第七舰队未奉命协防台湾之时，由于共军「血洗台湾」「解放台湾」宣传攻势的疯狂，这时台湾正发生极度的动摇，人人都争向港澳或外国溜之大吉，甚至有些号称为军事家亦不敢断定台湾的安全，但那个战略家却铁证台湾是必守的，又是西线的「凡尔登」，并公开指出台湾具有必守的十大条件：一、海峡辽阔，二、地形有利，三、交通发达，四、粮食充裕，五、财政不匮，六、内无共患，七、防线坚固，八、兵力强大，九、指挥容易，十、外援必至。

到了今日大家总可领会上面所举这十大铁证的正确性吧！

然而「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古今优秀的战略家，往往都是一个「无智名，无勇功」者（孙子语）。

西线的凡尔登——金门

金门在历史上是一个反抗异族的基地，三百年前，郑成功在这里（金门与厦门）进行着一个绵亘十二年的反清复明的战争。且一度率领着十七万人马从海道打到南京城下。成功死后，其子郑经继承他的遗志，亦先后据守着这里十有六年，呼应着吴三桂的反清战争，屡败清兵于闽南粤东。

三百年后的今日，胡璉将军又在这里抗拒共军，去年刚把登陆共军杀得片甲不留，今年又来个大担岛的获胜。

金门的历史又添上光辉的一页了。

当海南舟山未撤退前，一般人都认为海南舟山比金门重要，并认为海南舟山一失，台湾便守不住。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虽说金门比海南舟山为小，但与台湾的关系则此海南舟山来得密切。因为海南距台湾达五百海里之遥，舟山距台湾亦有三百海里之远，大有风马牛不及之概。而共军欲进攻台湾亦无须以舟山海南为基地。金门呢？距台湾仅有百余海里，快轮可以朝发夕至，得失足以直接影响台湾的安危，所以我们为集中兵力固守台湾，海南舟山可以放弃（放弃了许久并未生不良影响），而金门则绝不可放弃。昔郑经因放弃金厦，使清将施琅得以从容集中船舰由金厦出发进攻澎湖，又攻台湾——这个历史上的实例难道我们忘记了吗？

金门在地形上的价值应为兵学大师克劳塞维慈氏在他的「战争论」上所说的「国土的锁钥」。他说：「假定一国有一个地方，如未占领这个地方，而贸然侵入敌国则极为危险，这个地方，称为国土的锁钥。」依此而论，倘若共军未占领金门，而贸然进攻台湾，那是最危险不过的。换言之，共军如欲进攻台湾，必须先占领金门，以免后顾之忧，或受其牵制。所以今日台湾能够安定，我们在台湾能够高枕无忧，就是仗有金门的屹立无恙！

真的台湾是今日我们反攻大陆复兴民族的基地，而金门则是这个基地的保镡，又是反攻大陆的一个理想的跳板。

今日金门已成为一座钢岛铁城，在那里艰苦支持着的将士们，他日论功行赏，应居第一！

美国为巩固着她的核心，为阻止赤色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便有大西洋防线的建立，最近又有太平洋防线的建立，这条防线北起阿拉斯加经日本至我台湾及菲

律滨、新几内亚，其意不外在于把太平洋变为她的内湖。不待说，我台湾在这条防线上是占着最重要位置的。如果台湾一旦落于共军之手，则整个太平洋防线便告崩坏，且美国立即受到严重的威胁。故韩战发生之后，杜鲁门总统便派第七舰队来台参加防卫，但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金门是否划入第七舰队协防之范围的问题，旋经美国国务院声明，因金门接近大陆不在范围之内，固然美国这个措施，未足影响金门的安全，却可以看出美国人老是患着近视眼。他看不出金门是台湾的保镳，更看不出金门是太平洋的最前哨，因为在太平洋防线内少不了台湾，而台湾则少不了金门。也许他们在地图上看到金门小得可怜，不予注意，但其价值则不亚于美国的原子弹，寄语美国人，你应认识金门的重要性吧！

胡璉将军是把金门稳定下来了。依我在台湾的观察，不特今年内可以保证无恙，即明年以至无数个明年也可以保证无恙。其屹立于台湾之西，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凡尔登要塞。当时德皇太子亲自统率六十师大军进攻凡尔登要塞，这个要塞由于勇将贝当的把守，德军迭攻不下，且死伤了五十万人。现在铁般的金门也在欢迎共军以六十师来进攻，因为多来多死，反为于我有利，使凡尔登的战绩再见于今日。金门正困难攻不破，又以靠近大陆，于是共军便感到大大不安，为预防我军随时登陆反攻，便集中重兵于闽南，且不时以重炮轰击金门，虚张声势，聊壮鼠胆。须知我军的登陆反攻是必然的，尤其在今日的国际形势之下，为时必不会很久。所以金门为配合将来的反攻大业，就应作充份的准备。但金门地瘠民贫，生产力薄弱，故应奋力创造「克难」上的奇迹。一面改善官兵的生活，另一面维持官兵的精神力，养精蓄锐，先向大陆展开心理战，游击战！（本文于卅九年十月刊于金门「怒潮」月刊）

从克氏「战争论」论韩战

民主国家与铁幕国家在朝鲜半岛上打了一年有余，这一个「局部性的世界战争」，真是提供我们不少宝贵的资料。

可是韩战究竟属于那一种性质的战争呢？年来研究韩战的人虽不少，却未见有人作过学理的解释，这是兵学荒芜软，还是人性好惰软！

兵学天才巨星克劳塞维慈氏所著「战争论」，是一部「兵学的根本真理」，为研究战争者必读的典范，正如德国史布尔将军说：「克氏学说的永久法则，虽然它的适用形态造会继续变化着，但不论在任何战争的场合，人们必须依他的法则去观察，去研究才可。」所以我我们今日研究韩战，不妨试一试把克氏的永久法则来加以研讨。

克氏在「战争论」上把历史上的战争性质分为两种——一是「概念的战争」，一是「现实的战争」。（即永久法则）可是韩战的性质是属于后者——「现实的战争」，还是属于前者——「概念的战争」呢？（就战争的纯粹概念而言的战争，亦称「绝对的战争」。）克氏所说概念战争的性质是战争行为的无界限性：（一）

暴力使用的无界限性，（二）打倒感情的无界限性，（三）力之发挥的无界限性。换言之，纯为武力主义，亦即歼灭战争。（详见拙译克氏「战争论纲要」。）现证诸韩战，如美国政府限制自己空军不得轰炸共军的「庇护所」东北，及中国大陆，海军又不得封锁中国大陆沿海，且迄未使用具有最大毁灭性的原子弹，显然的，美国政府是不欲使战争行为作无界限性的发挥，成为「概念战争」。虽说最初北韩进攻南韩，似乎想采取此种战争方式击溃南韩，甚至要把联军驱逐下海，却未成功。中间麦帅指挥大军由仁川登陆，直趋北韩，亦近此种方式。因共军的突然参战，亦未成功。实在说，韩战的性质乃属于克氏所说的「现实战争」，亦即美国当局所宣称的「有限度战争」。（同书第一篇第一章）而发动韩战的史达林亦迄未敢以其自己的陆海空军作无限度的参加韩战，于是战争愈受现实的政治所支配，不能发挥无界限性的行为，充份发挥武力的价值，便成为「现实战争」，亦即消耗战争。

克氏就「现实战争」的性质分析说：「政治目的对军事行动的支配力愈大，则军事行动愈迟缓。」（第一篇第一章）又说：「战争的动机与紧张性微弱时，（按：美国此次系被迫应战，动机不强烈）则暴力必遵从政治指定的方向而行动，战争愈与政治相近似。」（同章）又说：「在现实战争上，一方不能完全剥夺他方的抵抗力时，则彼我双方俱从事于胜败，及其所必要消耗之力的推测，因而造成媾和缔约的动机。（按：如开城谈判）。」（同章）又说：「战争的动机微弱时，则战争的本质，如互相作用、竞争、猛烈性、无拘束性等完全消失，彼我两军，俱不冒险，仅运动于极狭隘圈内（按：如韩战迄未扩大到韩国以外的地区）极其量亦不过以恐吓手段，对付敌人，（按：韩战中双方不是常出以恐吓手段吗？）使有利于外交谈判，以结束战争而已（按：目前双方正作此种企图）。」（第八篇第三章）于此，已可了解韩战的性质吧。

不过，于此应稍加说明的，因为美国政府本于「有限度战争」的决策，亦即把战争还原于「现实战争」的性质（即基于政治的关系），所以对韩战，始终不作武力无界限性的发挥，像美国当局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只决计以「火海」消耗「人海」，使敌方自知无胜利的希望，迫其出而求和，毕竟敌方的「人海」是被毁于联军的「火海」，无法抵抗了，于是乃有马立克之和平建议，因有最近的开城谈判。在这次谈判中，由于史达林缺乏诚意，又作政治的运用，（如想制造英美矛盾，分化民主集团，取得同意共产加入联合国及对日和约上讨便宜，又想利用韩战以削弱共产而便利其控制等）遂使谈判一再停顿，迄无结果，不待说，这就是「现实战争」的必然表现。

现在韩战比历史上的「现实战争」都复杂，故双方不易媾和。倘若此次谈判失败，美国不惜在韩对俄摊牌，转为积极的态度，断然采取攻势，发挥战争的无界限性，使战争变为「概念战争」，即「无限度战争」，如美副总统巴克莱最近宣称：「韩战如不获致停战，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全部力量把敌人赶出韩境。」那么拥有优势「火海」的联军就很快可以获胜，统一全韩了。

尤有趣的，克氏在战争论上有几句话，不啻对目前参加韩战的英国讥评说：「一国与他国缔结攻守同盟以援助时，但所得的援助是有限度的，他国（按：如英国）决不会放弃本身的利益，而认真援助之。」又说：「当两个国家协同对敌作战时，其中必有一方（按：如英国）无意于积极协助，以征服敌人，先考虑本国的危险与可得利益，然后出兵相助，正类似商业交易，不使资本遭受意外的损失，在这种场合，军事的目的全受政治影响以至支配。」（第八篇第三章）

本文所要说的仅止于此，至于韩战双方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应从克氏「战争论」上作如何解释，那只有留诸异日而已。要之，今后我们要了解各种各样的战争，对克氏的战争学理不可没有深刻的研究。克氏的学理曾支配了十九世纪，毛奇一战而胜丹麦，再战而胜奥国，三战而胜法国，就是通用克氏学理的结果。洎乎今日，虽因战争时代的不同，但克氏的基本原理依然不变，各国军人犹奉为经典。

蒋介石总统最近指示我们说：「克氏此书实至重要，不可以一读为已足。尤其前方指挥官，应视此书，如孙子兵法然。日人常将孙子与克氏之说并用，亦可瞻其重要，愿各切实研究为要。」这是一个英明的指示，也是一个经验之谈。值兹国人纷纷研究韩战之际，特录于此，以告读者。（本文于四十年九月发表于「实践」杂志）

史达林的阴性进攻

史达林向世界的扩展，是一种阴性的进攻（专事发动各国内战及渗透），这种进攻不同于过去侵略者希特勒及日本军阀的阳性进攻。

阳性的进攻易引起国际间的正面冲突，所以希特勒及日本军阀不久便灭亡了。

史达林的阴性进攻，一面兼并了东欧各小国，另一面又囊括了整个中国大陆，同时又向全世界各国作渗透式的进攻，并发动了滔天大祸的韩战，到了今日还可以保持中立，到处骂人，史达林太高明太便宜了。

有人说：「苏俄的侵略是欧守亚攻」，未免失于皮相。其实，史达林的阴性进攻是电波式的，全面化的，不过因各地域情形的不同，所表现的动作亦不同而已。

民主国家的肉食者们，当心史达林的阴性进攻！

雾与水

想当年，倘若重庆没有冬季之雾，不知遭受日本空军的破坏和扰乱到怎样严重的程度了。

看今日，倘若台湾没有海峡之水，恐怕早已追随福州厦门之后，沦于魔掌了。

自然的因素在战争上，到了现代仍有很大的作用，尤其作为中国一个战略家于每一次的战略设计上，更不可忽略了这个因素。

过去因不认识或低估了台湾海峡之水的价值，不知多少人靠拢自误了，又不知多少人变成失败主义者而徬徨歧途，丑态百出了。

共军能夺取西藏，北能「援朝反美」，而东却不能染指台湾，真的水是共军的克星，台湾海峡是共军不能飞越的雷池。

海空权漫谈

国防的最高原则，应是制敌于未发之先，御侮于国境之外，英国亚尔夫来多氏说：「真正的国防，在于不使敌人上陆一步。」美国海军军令部长费区特勒氏最近指出美国保持强大的海军，乃所以「保卫我们在海外的部队，并避免在我们自己的门前打仗。」然这都要掌握着制海权与制空权。

台湾是一个海洋型的中华民国的国土，值兹共军盘据大陆虎视眈眈之时，欲确保台湾，端赖三军的合作。仍制海权与制空权的掌握，至为重要。共军虽拥有优势的陆军，如不能控制台湾海峡，乃欲兴兵动众来犯，是等于以人填海。又不能控制台湾的天空，乃欲以伞兵实施奇袭，亦等于自投罗网。所以我们只要掌握着台湾的制海与制空权，则共兵虽多，亦莫奈我何！又从第七舰队与第十三航空队的协防台湾，亦可见美国军事当局的着眼点。

今日太平洋的形势，很明显的是海权国与陆权国的对峙，但在过去历史上，以海制陆易，以陆制海难，且今日以海制陆亦比过去日本有异，过去日本侵略大陆是逆，今日我们要打回大陆是顺——一为驱除俄寇，二为民心归附，民族还元，即所谓「顺天应人」。逆则败，顺则胜，这个顺逆之理，将成为我们由海的台湾打回大陆的必胜基础。

如此英国

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英国由一等国打变为二等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英国打得连二等国都那不如，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英国将被打变为第三等国。」

又有人说：「一次世界大战把英国打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英国打穷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将把英国打完了。」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语，也许就是英国今日恐惧战争，采取姑息政策的原因。

新战国时代

今日的世界，酷似战国的七雄时代，俄如秦，美英法意诸国如六国，俄企图征服全世界，正如秦之欲并吞六国。战国有苏秦倡导「合纵」政策，联合六国（燕韩赵魏齐楚）成立盟约以拒秦，正如现在美国所领导订立的北大西洋防卫公约及在太平洋方面，已建立了美菲纽澳联防公约。

苏秦的合纵政策实施之后，果然使秦不敢东窥，六国安定达十五之久，后因他的去职，这个政策便随之告终。秦依张仪的决策，展开「连横」的外交攻势，给予六国逐个击破。这样，六国便先后被吞并了。

在今日，我想民主国家不会重蹈六国的覆辙，俄帝亦不会成为统一六国之秦，俄帝是必败的，民主国家是必胜的，旧的战国时代是过去了，新的战国时代也将过去。看来，我们且瞧着一个民主和平的、四海一家的新时代的到来！

世界军事的盛衰

记得一九四五年之夏，我在昆明和一位军事家闲谈，他判断说：「在这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国军事是衰落的。」当时我却以为：「战败国的军事是要衰落的，战胜国还是日益进展。」到了今日，果然证明我观察的不错。被废除了军备的德日两国，一时是衰落了，现在却又重整起来。至于战胜国的美英苏无时不向着「军备竞赛」的大道迈进，只以美国说，除加紧发明新武器外，还在普及军训，发展战略要点，并进行建立「三栖师团」，「酷寒特种混合部队」，「原子部队」，「蛙人部队」。还有法国亦已进行原子能的研究，并创立了「飞兵」，此种飞兵系利用最新发明的飞翼（系三夹板制成）而飞行，全凭人力，无需引擎（利用滑翔原理）由直升机搭载至一万尺的高空，从机舱中跃出，任意飞翔，现正改进与训练中，他日可组成飞兵队，出现于战场。

世界军事正在加速进步，所谓「衰落」，应是在三次大战结束之后。

关于三次世界大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家又在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纷纷推测着战争爆发的时间。五年前美国就有人 James Reston 着文，推断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一九五三年爆发，他说：「战争当然随时有爆发的可能，但是在两年内任何人都不会造出有效的原子武器，以及足以飞行半个世界的长距离飞机，到一九五三年进攻美国就大有可能了。」

最近日本大陆问题研究所所长土居明夫将军在其发表「美苏战争预测」一书中亦认为美苏战争（即三次大战）将在一九五三年前后爆发，他说：「美苏战争，在何时爆发？……但我认为大约一九五三年前后是很危险的。可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稍多于百分之五十。其后五六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稍多于百分之五十，但不可能延长至其后时期。」

英国哲学家罗素氏于最近答复美国「展望」杂志关于三次世界大战的十五项问题，他对三次大战的爆发时间，虽避免不谈，却认为战争发生的机会是六与四之比，并说：「在今天这样的紧张情势中，任何人做一件错事便可能带来一次大战，而你不能希望人们经年累月不犯一错。目前情势正与一九一四年大战前一样。」

一九五一年美国出版「三次世界大战写真」一书，推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今年五月间爆发的议论是成为过去了。至于说三次世界大战将在一九五三年爆发，尚待事实的证明。要之一个战争爆发的时间，不是在一年或数年以前所可断定的。正如韩战未爆发前，美国情报部未知，麦克阿瑟亦未知。而韩战爆发后竟拖延到今日犹未停上，苏俄未知，美国亦未知，杜鲁门未知，史达林亦未知。

依今日世界情势的发展来看，我们敢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必然爆发的，却不敢一口咬定必然爆发于何时何地。韩战虽然有人说是三次大战的开始，但距离真正的战争，全面的战争，还有相当时间。美国当局虽日在鼓吹着「防止战争」，「不战而胜」，俄帝亦屡声明不要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并存，但另一面却在有形无形地进行着侵略战争，使整个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受着严重的威胁，真令人不敢相信：三次大战不会发生的。

现代战争与火攻

由于科学工业的发明与进步，将来战争的决胜愈趋向于以「火攻」为主。孙子在二千多年前已提出「火攻」的战法，真是眼光远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火攻」而告终，即美军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造成广大的火海，一刹那间把广岛长崎付之一炬，日皇裕仁震惊于这悲惨的火攻之下，便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但在此前，火攻已表演了可怖的毁坏力，德国重要城市至少有百分之五四，日本城市占百分之六五遭火攻的毁坏，此种火攻的主要工具是纵火弹及其与高级炸弹联合使用所造成。至于前线的德日军队亦在盟军猛烈的火攻之下而趋于崩颓。

在韩战中的火攻，联军虽未使用原子弹，但所使用的汽油弹，其造成狂烈的火海，不知杀伤了多少共军，这种汽油弹的燃烧热度达华氏一千五百度，燃烧面积很广，大量从飞机上投下，一会儿可毁灭数师人马。在防御时，联军经常于阵地前，除设置地雷及各种障碍物外，并于雷区后设置汽油弹，夹杂以火药箱，适时引燃爆炸，造成一片火海，使来攻的共军人海，尽归毁灭。掩护长津湖地区的联军突围时，

其向吉士里以南撤退之十五哩长的防线两侧，则以炸弹汽油弹及火箭炮构成一道火墙，使共军无从施其技俩，而得以安全撤退。

三次大战如果是原子战争的话，则孙子所谓「火攻」将愈成为战争指导的一个最高原则。最近美国陆军参谋长柯士林宣称：「在将来原子炮和带有原子弹头或未带有原子弹头的飞弹，将使陆军阻止人海攻势的力量，大为增强，并异常有效。」三次大战火攻的内容，已可想见过半。

原子弹的两重性格

原子弹不是绝对残忍的武器，能杀人亦能生人。

一九四五年秋，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立刻造成二十多万人的伤亡，说来是很残忍的，殊不知即因此而救了三百万人。

倘若没有这两颗原子弹，则战争必延长下去，据我的推算：像满洲之战，双方必造成五十万人以上的伤亡，中国大陆之战，双方必造成一百万人以上的伤亡，南洋之战，双方必造成五十万人以上的伤亡，日本本土之战，双方必造成一百万人以上的伤亡。

今日美国倘若没拥有绝对优势的原子武器，恐怕史达林早已发动全面大战，进行那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了。

原子的空权时代

在原子空权时代的今日，过去德国地略学家豪斯霍夫将军的地略理论是日渐褪色了。还有英国麦金德爵士过去发表的「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大陆，谁统治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岛。」的议论，虽足以刺激苏俄的野心，其实也是不正确的。

地理的优越，空间的广大不足恃，人为的科学力量恒足以凌驾一切。俄国对拿破仑战争，希特勒战争，虽可以实行「国内退军」以制胜，倘若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它在美国空军基地包围中，长程原子轰炸机的爆击下，势必退无可退，守无可守。

这是一个原子空权时代，地面的广大是无多大用处的，内线作战上亦多弱点。原子能与飞机的结合，将使战争发生一大革命，一切落后的战争概念都要宣告它的死亡。

美国现正作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原子战争的一切准备，我们且瞧着事实的证明。

从新武器看未来战

在今日，只要看各国竞相发明新武器，大量制造各种武器，就可推知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从前秦始皇把全国兵器销毁，铸成十二大金人，依然无法消弭战争，何况今日反竞相发明新武器，大量制造各种武器。

尖锐地对立着的美苏两强，苏俄人较笨，虽已偷得美国原子弹的秘密，亦已能制造原子弹，质量却有天渊之别，其他兵器以俘获德国科学家的设计，亦不见有什么特殊的发明。美国拥有无数优秀的科学家，又有完善的科学设备，所以新武器的发明，宛如雨后春笋，其已知的有氢气弹，各型原子弹，原子炮，泰逊弹，雷达火箭，自导飞弹，无人操纵喷射机，有眼睛高射炮（扫天器），潜水坦克，电视坦克，反坦克巴左卡火箭炮，尼龙防弹背心，水陆两用卡车，死沙，放射性微尘，各种反潜艇武器，如反潜艇直升机，反潜艇气球，自导鱼雷，磁性侦察器，测音浮标等，还有原子能发动的飞机潜艇与航空母舰正在设计和制造中，真是不一而足。只从这些新武器看，便可推知美国在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必可打垮苏俄，亦可推知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空前的毁灭战争。

本来依于过去战争的惨痛教训，世界不应再有第三次大战的发生。不过美国今日如有更伟大政治家的执政，依于最明智的政略战略的运用，即采取和平手段，亦可瓦解苏俄集团，使其就范，而避免战争。如有更高明的科学家的出现，依于新武器的发明——控制性的，非毁灭性的，即使用此新武器，可以控制对它的脑神经、工厂及各种军事装备，而停止其活动，那么纵使战争发生，亦可以减少其毁灭性的。

我们希望第三次大战是「不战而胜」的战争，更希望「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名词永远不能成立。

保台与反攻战法

有人说：保卫台湾应采取「弹簧战术」或「踢球战术」，又有人说：应采取「海绵战术」，或「熔炉战术」。所谓弹簧或踢球战术是谓共军来攻，我即把他弹了回去或踢了出去。所谓海绵或熔炉战术，是谓共军来犯，我即像海绵吸水一般把他完全吸收吃掉，或像熔炉熔物一般把它完全熔毁。

有人评：反攻大陆应采取「击首战法」，或「击中战法」，或「击尾战法」（见孙子九地篇）或三法并用，所谓击首战法，系以大军从大沽口、秦皇岛登陆，直趋北平。所谓击中战法，系以大军从上海、连云港登陆，直趋洛阳武汉，把共军腰斩为南北两段。所谓「击尾战法」，系以大军从华南登陆，沿粤汉线而北伐。所谓三法并用，即以大军分别从上述各地区登陆，分进合击，包围歼灭之。还有人说：应采取「前后夹攻战法」，即一面以大军从沿海登陆，（大陆海岸线袤长，防不胜

防，处处可以登陆)同时以伞兵降落于大陆后方，配合游击队，而夹攻共军，以包围歼灭之。众说纷纷，各是其是，而应何去何从，则要看敌我双方的情形而定。在这个时候，倘若得一优秀的战略家胜于十万雄师。

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

「国内退军」争取了对日抗战的胜利，「海外退军」亦将争取反共抗俄的胜利。这是最高统帅英明的决策，亦即近代中国战史上最辉煌的两大战略。

X X X X

清代史家魏源说：「台湾为中国之右臂，可富可强，可战可守。」魏氏真是一个科学豫言家。今日台湾正日臻于富强，守已有余，战更欢迎，反攻仅是时间问题。

X X X X

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失败，势所虽免，他没有我们今日庞大的力量，更没有我们今日的有利国际形势，他是孤立无援，且有荷兰人为敌。

今日我们的反共抗俄是与世界民主国家联成一气，唇齿相依，休戚与共，胜则俱胜，败则俱败，决无单独失败之理。美国议员西敏斯基说得好：「任何国家不能单独生存，要生存，大家必须在一起。」

X X X X

我们的哲学思想，我们的生活方式，应也构成我们必胜的基础。

X X X X

汉高祖在鸿沟以西，一经站稳脚跟后，便积极整军经武，终把楚霸王打垮。被德国征服了的法兰西，由于戴高乐的一呼，终由海外配合盟军打回本土，光复了法国。今日台湾虽是弹丸小岛，其形势却远胜于当日的汉高祖与戴高乐。然而毛羽不丰满者不能高飞，我们要打回大陆，先得长成我们的力量，我们要从速把台湾造成一个新「斯巴达」。

X X X X

反共抗俄是国际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胜利之期，看之似近又似远，似远又似近，然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好转的机会还是许多，不可以常理喻。

在逆境中要有顺境的精神，在乐观中要作冷静的反省。欲远不达，持久必胜。

X

X

X

X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台湾是英雄，台湾正造时势，时势亦正造台湾，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